

XI MA LA YA CONG SHU 喜马拉雅丛书

西藏梦境 TIBETAN DREAMKAND

闫振中 著
西藏人民出版社



喜马拉雅丛书

西藏梦境

阎振中 著

西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藏梦境/闫振中著. -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5.12

(喜马拉雅丛书)

ISBN 7-223-01623-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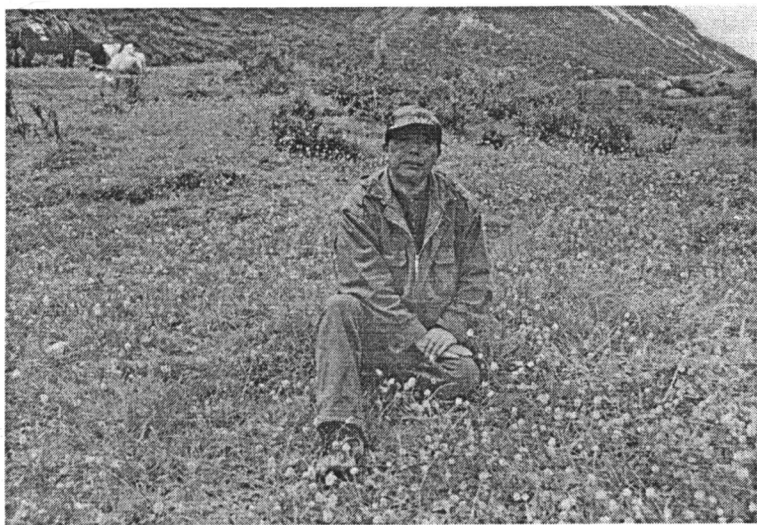
I. 西... II. 闫...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6252 号

西藏梦境

作 者	闫振中
策划编辑	李海平
责任编辑	王剑箫
装帧设计	翟跃飞
电脑排版	朱 萍
出版发行	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市林廓北路 20 号)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9.375
字 数	220 千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1-2,000
书 号	ISBN7-223-01623-X/I·401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闫振中,男,回族,1944 年生于河南开封市,1967 年毕业于西藏民族学院,随后进藏。曾任《拉萨晚报》总编辑、《西藏文学》主编。著有诗集《第三极牧歌》、《西藏民间故事》(第三集)、散文集《西藏文化之旅》、《西藏秘境》。1995 年获“西藏十年文学成就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编审职称,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享受国家特殊津贴。

总序

闫振中

许多人期待了解西藏,就像期待了解自己。许多人将西藏与自己联系在一起,有一种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内在动因。好奇心也好,平常心也罢,这些都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对西藏的神往,大概这就叫“西藏情结”。

常言道:探窥天下之神奇必在远险,寻觅世上神秘莫如高危。试问,远险的神奇在哪里?高危的神秘又在何方?这使许多人都把目光指向了高远的西藏。路途远,海拔高,艰苦与危难掺拌其中,更使“西藏情结”有了神奇与神秘的刺激。过惯都市生活的人们,有规律的死板和无奈的重复,因远离大自然的生动和荒野的强悍而产生了难以排遣的沉闷与低迷。不少人发现都市文明正悄悄地、一根根地割断他们同大自然相通的脉络和神经,在文明进化的途中,正一点点地丢失着人类本身所具有的最宝贵的东西——原始的天真和神话般的激情。于是人们开始仰视地球上那块最远的高地。

有人说,现代人类已进入符号时代的盛期,凡一事一物、万事万物,均可用一种符号表现其精髓,由于事物中某个部分或某种现

象集中体现了某事物整体的精髓,这部分便在特定场合也就成了事物的代表符号了。

西藏的代表符号是什么?是布达拉宫、大昭寺、牦牛、牛皮船、风马旗、青稞酒、藏獒……这些,在特定的场合都可以用做西藏的代表符号。然而现在我们为了给读者朋友展现一片高原神秘、神奇的时空,出版一套具有文学性的文化丛书,用什么符号代表来得更准确,更让读者动心呢?也就是说,给这套丛书起一个什么名字更有概括性和代表性呢?

开初,我们想叫它“布达拉丛书”,布达拉宫的巍峨壮丽的确气象非凡,将宗教、历史、文化、艺术……融为一体,可谓大观也。可是,它却不能将丛书中的全部内容涵盖,有关神山圣湖、森林湖泊的游记、民俗民风的考察、现实生活的表现、众多名胜古迹的探访……均不能包括其内。以“牛皮船丛书”命名,虽有一些诗意,但缺乏大气,最终也被放弃。当喜马拉雅这个名字冒出来的时候,丛书的编委们一致说出“就是它了!”也许这是第一感觉的认可,但第一感觉却是一种综合判断。《喜马拉雅文化丛书》就这样诞生了。

我们认为,在这个时刻,在我们要做这件事的时候,喜马拉雅是西藏最具代表性的符号。喜马拉雅是世界上最高大最雄伟的山脉,有人称它为万山之首、山脉之王,专家们称它为地球第三极。山体上屹立着 38 座 7000 米以上的高峰,8 座海拔 8000 米以上的高峰。东西全长 2400 公里,如一条巨龙在风雪弥漫中蜿蜒蠕动。地质学家把东西两端的高峰比喻为两个“地结”,像两颗巨大的钉子,将喜马拉雅山脉悠悠然挂在青藏高原南端,并将欧亚板块紧紧地钉在印度板块之上。其中海拔 8848.13 米的珠穆朗玛峰像一座巨大的金字塔,高耸云天之上,昂首天外。此乃天下的大气象、大景观也。

用喜马拉雅作为西藏的代表符号,其份量之重可想而知。喜马拉雅随青藏高原的强烈隆起,是地球上最壮观的地质事件,不仅

消弱和破坏了低层行星风系,极大地加强了东亚季风环流的发展,高原本身也由上新世的热带——亚热带森林和森林草原景观演变成现代世界上最为独特的高原寒漠景观,也成为地球上中低纬度地带的寒冷中心和冰川、冻土广泛分布的区域。走进喜马拉雅深处,它的高旷博大、粗砺荒莽,往往给人以鸿蒙初开的感受,仿佛是在宇宙中某个遥远的星体上遨游。

喜马拉雅的特殊地理,必造就其特殊的文化,其高海拔的地理,必产生与之相对应的高海拔文化。它的高飘与豪迈、艰辛与从容,以全新的陌生的魅力,如同喜马拉雅的雄风具有穿透灵魂的浪潮。喜马拉雅是高原风光的多面聚合体,它的不同高度、不同侧面、不同地段,都有着不同的风景,不同的地理。

西藏文化就产生在这块奇崛高竣、瑰伟旖旎的雪域极地,从远古文化产生伊始,便拉开了自身的发展序幕,层出不穷的文明成果,弥漫并沉潜在多姿多彩的喜马拉雅一线,在民众的生活中孕育繁衍,以其自身的文化资质及其蕴含的历史张力,记录着沿线各民族生命的风采,参与了沿途各区域古代文明的发生发展史。国际学术界曾有“喜马拉雅文化”之称,其意是指,在青藏高原南部边缘地带的喜马拉雅山麓两侧生活聚居的门巴族、珞巴族、登人、夏尔巴人,其部落中,直到前不久还保留着村公社的残余,原始末期的家长奴隶制。崇信万物有灵,并保存着繁琐的祭拜仪式。西藏人历来把这里看作“佛法不到的蛮野之地”,曾作为苦役犯的流放地,它的文化因别于腹地藏文化而自成体系,故将这一地区的文化称为“喜马拉雅文化”。

国际学术界将喜马拉雅文化界定在青藏高原南部边缘并与腹地藏文化相区别,是有着特殊需要和特别学术意义的。但我们这里所提到的喜马拉雅文化却不受其界定的限制,而是涵盖了喜马拉雅山系的穿越及其所辐射的地域,使我们编辑的这套丛书,具有更为广泛的网络性和凝聚力。

喜马拉雅这个名字读起来朗朗上口,有音乐感,也富想象力。这个美丽动人的名字来源于印度梵文,意为“冰雪的居所”,藏语称雪山。雪山冰峰的世界有如此好听的名字,也算是一种灵气和福气了。喜马拉雅西起我国阿里地区的印度河急转弯内侧南迦帕尔巴特峰(海拔 8125 米),东止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墨脱县境内的南迦巴瓦峰(海拔 7759 米),地质学家所称的东西两端的“地结”,就是这两座山峰。它绵延两千多公里,将阿里、日喀则、山南、拉萨的广大地域接起来。西部阿里高原是喜马拉雅开山起步之地,有西藏“上方”之称,山之巅、水之源,皆指此地。这里地处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汉地文明的交接汇合处,作为一座大陆桥,连接着古代文化走廊。先于吐蕃繁盛的象雄文明源于阿里,据一些史学家考证,西藏的本土宗教——苯教源于此地。至今这里古风犹存,其文化形态,给人谜一样的诱惑。这里有被佛教、苯教、印度教、耆那教等诸宗教尊为世界中心的神山圣湖,神秘的古格王朝国都城遗址及土林景观,还有托林寺、廓迦寺、班公湖鸟岛及众多的古代岩画在这里汇聚,形成了“上方”文化的宏大景观。

当喜马拉雅山脉行进于西藏腹心地区的拉萨、日喀则、山南一带,这里为一江两河(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年楚河)的中部流域,气候宜人,物产丰富,城市乡村密集,寺庙庄园集中,自吐蕃以来的一千多年间,相继成为西藏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中心,作为藏区传统文化的主体,向来是藏区的礼仪之邦,各地文化的荟萃之地。吐蕃王朝、萨迦王朝、帕竹王朝以及后来的噶厦政权均建于这一地区。这里不仅是藏族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佛教最先立足之地。佛苯之间最早的碰撞、认知、认同以及佛苯融合后的加工改造,均在这里得以完成。在后来的历史发展演变中,这里又成为佛教文化最发达、佛教文化氛围最浓厚的地区。不仅各大教派长斯并存,寺院林立,僧人众多,而且也是新思想、新观点的最早诞生地。古人类遗址、古都遗址、帝王陵墓、宗教文化遗址、名寺名

塔、石窟园林遍布各地,星罗棋布;摩崖石刻、雕塑石碑、唐卡壁画,更是琳琅满目,多属珍罕之精华。还有世界历史文化遗址的布达拉宫;雅隆地区到处可称西藏第一的古迹遗址;气势恢宏的藏传佛教4大名寺(哲蚌寺、甘丹寺、色拉寺、札什伦布寺),其声誉远播四方,在佛教寺院中居翘楚之势。这一地带还有高耸入云的雪峰,直悬千尺的冰川,云雾缭绕的高原湖泊,汹涌轰鸣的深峡白水,千股百汊的宽谷缓流,高飘喷涌的地热景象,奇异的动植物以及千姿百态的民俗民风,在喜马拉雅山千娇百媚的舞动中,使雪域高原生发出瑰伟绝特的万千气象。

喜马拉雅由西向东一路走来,开凿出一条历史演进的时光隧道。藏族、门巴族、珞巴族在大山的两麓创造出各自不同形态的审美文化。只要我们对解放前这3个民族的审美文化作为“其时”性形态放在同一层面上进行研究,又明显地反映出“历时”性特征,即各自代表了不同的历史类型。珞巴族审美文化是原始型的审美文化;而藏族文化是完成形态的、成熟的审美文化。这3个民族的文化在同一时间内,各自不同地发生着,完整地反映了西藏文化结构的历史序列。从某种意义上说,西藏审美文化的多元性,反映了人类审美活动的发生、发展史,这对研究人类文化审美活动的规律具有特殊的意义。

文化也好,审美也好,都孕育着生长于它们所在的自然地理中。喜马拉雅作为自然地理的本体,必使生活在这里的各民族人群,焕发出与生存环境相一致的生存风格和“历时”性特征,在文化结构的历史系列中占据自己的位置。如果喜马拉雅文化的概念只包括山系南缘的门巴族、珞巴族、登人、夏尔巴人的文化形态,而将其北侧腹心地带的藏族文化排除在外,显然是不完整的,尤其对于以“喜马拉雅文化”冠名的丛书来讲,其涵盖力将大大萎缩。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无意对喜马拉雅文化一词的概念进行论辩,这是没有必要也是不可取的。只是为了扩张丛书的选题范围,而将这一

概念的张力有意放开了。其实放开到这个范围还不够我们的胃口,还想借助喜马拉雅这个强劲的符号,将其张力扩延到它所能辐射的更远的范畴。文化的、文学的、学术的、艺术的、古代的、现代的……只要是西藏题材,均在喜马拉雅文化丛书的选题范围,凡精良之作,我们将隆重推出。期待不久的将来,丛书中将有一座座高峰拔地而起,抬升出一道新的喜马拉雅风景线。

目 录

1. 真实与虚幻的时空	(1)
2. 神山岗仁波钦	(17)
3. 玛旁雍措的神圣	(31)
4. 大地艺术	(40)
5. 齐吾普岩画透视	(50)
6. 普兰国际市场	(62)
7. 神山与密宗	(70)
8. 狮泉河桥北	(86)
9. 阿里驮羊	(97)
10. 班公湖鸟岛	(100)
11. 山文化	(108)
12. 达拉岗布山的轮回之旅	(120)
13. 拉姆纳错圣湖之旅	(134)
14. 深山高堡	(156)
15. 穿越原始森林	(172)
16. 从布达拉宫到腾王阁	(193)
17. 歌舞部落	(204)
18. 这条路通向天国	(212)
19. 雄关古道行	(220)

真实与虚幻的时空

1. 太空感觉

怪异的光线,穿透车窗的每片玻璃镜片,投射到驾驶室仪表的盘面,与闪烁不定的蓝色、天蓝色、橙黄色和绿色的指示灯光,交织成诡谲神秘的色彩。

越野车在兴奋中狂奔。

……蜂拥而来的雪峰一座座向后退隐,无边无际,层出不穷的云雾又接踵而来……越野车远离拉萨,驰出日喀则辖地,进入阿里东部边缘,在昆仑山以南、冈底斯和念青唐古拉以北这辽阔深远、与世隔绝的无人区内飞驰。

宇航员中流行一种传说,认为太空中除去其它东西之外,还存在着某一类中性场或叫零区的区域,在这个区域里,所有的辐射和信息都会消失在其中。此时,越野车就航行在这种区域里。

好长时间已无法判定所处的位置,对前方的目标也一无所知,陌生空间的重力涡旋使越野车飞奔的样子发生变异,既像勇猛无畏的推进,又像盲无目的的逃遁,不管你认定它是哪种形象,几乎都是同样的豪迈或狼狽。

毫无疑问,跨越无人区进入阿里之部,其经历就是屡次向广袤无垠太空深处的飞行,仿佛这就是银河系中缺少生命条件的那部分荒凉地带。随着深层次的起伏与颠簸,接之而来的是孤独感,一

种飞船孤零零地在生命的远方漂泊的感觉，一种处在另外一个星球统治下的忧郁心情。尽管有一种自豪感混在其中，总有另外一种未知的可能让人不安。如果把这些阐释为追问意义的超验境域，向前的意向性就会始终被把握。这样，在浩瀚无际的太空中，从一个星球飞向另一个星球，也许能找到、理解到、感觉到那个隐藏在心灵深处的奥秘。为此我强烈地渴望阿里，渴望与这个来自人类最美好童话中的世界再一次相逢。甚至已按捺不住并急于在“星际太空”漂泊之后，用双脚去触及另一个星球——阿里的土地。

2. 神秘“斯文”的诱惑

此次阿里之行，肩负考察藏文起源的使命。作为深入阿里文化与历史领域中一名远征队成员，带着从未感受过的寻觅与期待，踏上了西行的漫长之路。

1992年6月，本人供职的单位——西藏自治区藏语文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承接了由国家民委主编的《中国民族文字与书法宝典》（藏族卷）的撰稿任务。一年来，经过收集资料及伏案工作，现已完成初稿。

我是该书的执笔人之一。

关于藏文起源，藏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往的学者大都认定由吞米·桑布扎在1300年前创建。近年来，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发现，藏族最早的文字应是玛尔文。我们在写作《藏族卷》的过程中，收集到的一些资料让人无可辩驳地倾向于后一种说法。

玛尔文是古象雄文的一种，是西藏原始宗教苯教所使用的文字。吐蕃时期佛教传入西藏，松赞干布崇佛抑苯，几乎烧掉了苯教的所有经文，致使由玛尔文写成的经书荡然无存。尽管从一些典籍和崖刻上找到了玛尔文的字样，均为零星片断，有些甚至需要进一步考证真伪，不足以反映玛尔文的全貌以及当时的辉煌。

1990年夏，西藏自治区文化厅的边多、张鹰二位先生在阿里扎达县一位藏医那里，看到一本珍藏的有关古象雄文的语法书。当边多先生把他拍照的有斯文、象雄文、藏文和梵文对照介绍的页码拿给我们看时，这意外的发现使我们非常惊奇。

斯文是一种很神秘的文字，它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精美的字形。藏语“斯”，是一种藏民族传统的装饰品，现代有人把它翻译成“亚玛瑙”或“猫睛石”，是一种全世界只有西藏才有的珍罕宝石，俗称“九眼珠”，宝石纹理有“无睛”、“长条”和“有睛”三类。所谓“斯”文，就是用各种不同纹理组成的象长条形亚玛瑙或猫睛石形状的一种文字。这种文字，截止目前许多藏学界著名人士都只是听说但从未见过，如果能找到这本珍藏的书，一睹“斯文”的真貌，了解古象雄文文法的来龙去脉，弄清玛尔文与斯文的关系对揭开藏文起源的秘密，将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这便是我们西行阿里的主要原因。

另外，语委办自成立6年多来，只有阿里专区未曾亲临指导检查，这次阿里之行一并考虑，派两辆专车，挑选8名远征队员由语委办常务副主任次仁曲杰教授领队，浩浩荡荡地向阿里进发。

3. 特殊的公路与地形

我下意识地看了看腕上的手表，此时正是1993年9月6日晚7点35分。如果不是手表告诉我，在无人区里这个时间是无尽的黄昏还是无尽的清晨，实在让人难以辨别。太阳已经不再表示时刻，它总是呆在那儿，凝滞不动地注视着这个死去的或压根不曾创造出来的世界。

其实太阳在不停地下沉，离西边的山脊已经很近了，像一个发光的圆球，几乎没有边沿，随着模糊不清的光晕，向天空做最后的扇状辐射。山峦、雪峰、岩石、大地、砂砾、戈壁像燃红的炭火一样

在燃烧。也许是几场暴雨刚过，这里尽管有燃烧的色彩，却没有一丁点燃烧的热量。在其它地方，9月正是暑热难耐的季节，可这里冷得浸人，两件毛衣，外罩牛皮夹克，依然是瑟瑟发抖，体不胜寒。

早晨7点钟，从日喀则的桑桑出发，路上除一次野餐之外，车子已连续跑了12个小时。本来，下午5点钟已到达阿里最东部与日喀则西部接壤的措勤县，如果在那里住下来，也许就没有现在的奔波之苦，只是那里地势太高，常有呕吐胸闷的高山反应威胁人的安全，大家一致同意，从措勤突围出去，直奔改则县。从桑桑到措勤是420公里，即一天的行程。说起来600公里，并不是一个困难的里程。如果是柏油路，这段距离由性能良好的“丰田”和“三菱”去跑，一天的时间是绰绰有余。然而这里的路，也许是最特殊的公路，它不是人工开出来的，而是由汽车的车轮碾出来的。人们常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而这里的是“山到车前必有路”，遇到宽阔的大戈壁，隆起的地面上会印出几十道辙印，真像奥运会田径赛场的跑道一样多，走哪条道完全由司机自己选择了。由于常年无人问津，这里路都已变得坑坑洼洼、坎坷不平、破烂不堪了，即使30公里的时速也使人备受颠簸之苦。

越野车依然是日夜兼程地奔驰。

从拉萨到无人区，一路景色随地势升高不停地发生变化。拉萨的山大多沿红河蜿蜒伸展，山高谷深，重峦叠嶂，虽然大多没有森林覆盖，每逢春夏都会披一身薄薄的绿被。在千仞排立中，山脊线也有着极为讲究的起伏，蕴涵着拉萨地区韵味无穷的律动。

穿过日喀则过渡带进入阿里境内，地势抬高形成台地，山峦反而变低了。峰峦耸峙，崖壁险峻的景观已不多见，只剩下一些矮矮的山头，由山脊线勉强地连接起来。仿佛造物主用大量的泥沙砾石把一座大山埋去了一截，只剩峰头露在外面。如果用庞大的推土机挖去这淤积的台地，仿佛可能还原出山高谷深的本来面目。

愈往无人区的深处走气温愈低。山上已无植物可言，赤裸裸

地袒露出蛮野的粗犷。这里看不到一条成形的江河出没，倒有不少湖泊躺在山峦的臂弯里，婴儿般地吸吮着雪峰的乳汁……大戈壁上没有一棵树木成活，稀疏的野草看样子活得很艰难，却茁壮得无忧无虑，仿佛对什么都不在乎，天空的太阳明晃晃地照着，照着这焦涩混茫的景色，让人们去体味其中的坚实与博大。

4. 通向香巴拉的神秘之路

对于我个人来说，这次阿里之行也有属于自己的研究课题，那就是极乐世界香巴拉之谜。

按照西藏佛教徒的观念，在阿里冈底斯山主峰附近的某个地方，有个叫香巴拉的神秘所在，它是一个幸福的王国，又像一个极乐世界。没有贫穷，没有疾病和痛苦，有的是遍地的黄金，满山的宝石。这里的人用意念支配外界的一切，冷了，衣衫会自动增厚；饿了，美味会飞到面前。香巴拉人的寿命以千年、万年计算，只有活腻味了的人，想尝尝“死”的味道，才会快快活活地死去。

在传说中，香巴拉像是一个国家，又像是一个美丽的岛，或者一个离地球不远的星球。《土观宗派源流》等书认为，历史上确有香巴拉国在世，其形圆，周边雪山围绕，内作八瓣莲花形，每瓣形间有河流贯穿其间，国土中心如莲花蕊，为大雪山……这些具体的描述，与阿里岗仁波钦神山的形貌极为相似，十分吻合，难道香巴拉就在阿里境内不成！

随着科学的发展与交通工具的进步，地球变得愈来愈小。人类对自己生活环境的认识已到了如指掌的程度。60年代，我国地质人员已对西藏阿里进行了全面勘测并绘制了地图，如果香巴拉国占有地表一部，必然会跃然图上，为世人瞩目。更何况在我们的上空，有各式各样的卫星游弋，香巴拉怎能逃过卫星的监视呢？1984年7月，我曾随西藏电视台《阿里纪行》摄制组到过岗仁波

钦，虽然当时并不知晓香巴拉的传说，回忆起来，丝毫没有香巴拉存在的任何迹象。

如果香巴拉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故事，或者只是一个仅供消遣的传说，也就罢了。事实并非如此，它那么煞有介事地写在经卷里，记录在史籍里，画在各大寺庙的壁画上，连25世国王的名字、政绩、宗教都记载得清清楚楚。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西藏的佛教徒对它的存在确信无疑，并认真地追求着、寻觅着。据记载，曾有不少人抛弃尘世的一切，义无反顾地去寻找这个若有若无的极乐世界。

在一段时间里，为这个难解之谜我陷入冥思，一种难以抑止的欲望产生了破译的奇想。作为香巴拉奥秘，只想在学术的意义上去研究，从宇宙学与生命学的角度去探索，从奇谜的深处去捕捉对人类有益的发现。在我们这个蓝色的星球上，还有许多类似香巴拉的奥秘：百慕大、外星人、古玛雅文明、野人、雪人、尼斯湖水怪、金字塔、飞碟……这些谜，都在等待着人类的回答。在这些谜中，不管从哪一个切入，都可以打开一条人类认识宇宙的通道。我之所以选择香巴拉，是想在西藏神秘的氛围中，用崭新的思考、科学的方法与悠古的文化相结合，铸造一把打开宇宙迷宫的钥匙。

如今这把钥匙在握，只须穿越无人区到岗仁波钦神山脚下，找到极乐王国的宫殿之门，去打开这个千古之谜的机关了。出发前，刚写完《西藏上空的生命坐标——香巴拉神秘破译及其延伸》一文，文章以生命坐标系的方法，在高维时空里扫描，终于搜寻到香巴拉之谜的端倪。如今我随身携带手稿，到神山脚下实地考察，感觉领悟一番。以这篇文章为钥匙，看能否打开香巴拉之谜的神秘通道。